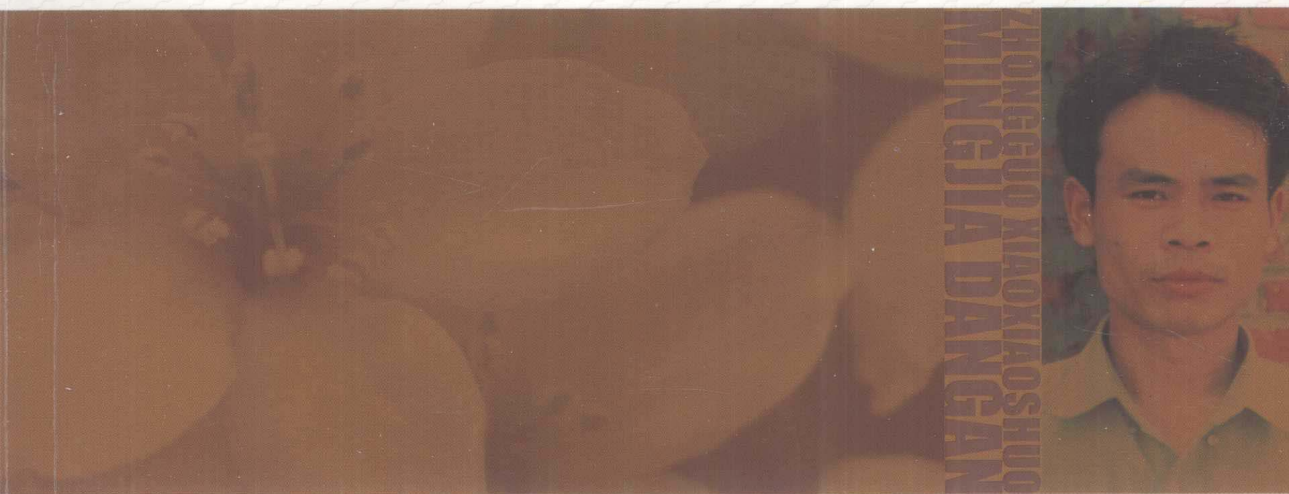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蜗牛天使

王 往◎著

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蜗牛天使

王 往◎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尚振山
策划编辑：东方
责任编辑：张晓华 韩笑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蜗牛天使/王往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 - 7 - 5463 - 2874 - 4

I. ①蜗… II. ①王…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672 号

书 名：蜗牛天使
著 者：王 往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2.5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 - 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 - 7 - 5463 - 2874 - 4
定 价：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目 录

■ 作品荟萃

红 狐	(1)
烟 花	(3)
拉弯的天空	(6)
蜗牛天使	(9)
打伞的蜻蜓	(12)
月下苍鹭	(15)
忧伤的兔子	(18)
逃跑的蛇	(20)
小未的保尔	(22)
风云散	(25)
赶 集	(28)
听雨的女人	(31)
三 姐	(33)
一头回家的猪	(35)
麻 雀	(37)
大学的楼	(39)
当头一棒	(42)

鸡啼声声里	(44)
流 萤	(46)
米 香	(48)
泥 荷	(50)
隐 患	(52)
“局长”京剧队	(53)
海 天	(55)
葡萄架下	(57)
捍 卫	(59)
捉鱼小孩	(61)
雨中的鞋	(64)
拾 穗	(67)
盖房子	(71)
泄 恶	(75)
九月的笛声	(78)
活着的手艺	(81)
依米花	(84)
真情从头说	(86)
失 踪	(89)
直销女孩	(92)
闹鼠斋主	(95)
寒 星	(97)
独 白	(100)
谭七郎	(103)
画 仙	(105)
拳师范少威	(107)
城市诱惑	(109)
母亲的猫	(112)
剪羊毛的女孩	(114)



报纸上的地震	(117)
红 妹	(119)
望 月	(123)
双 倾	(125)
断 桥	(128)
清 泉	(131)
明 月	(134)
生死镜	(137)
流水情节	(140)
父亲的麦子	(142)
屋梁上的肋条	(144)
自行车和自行车	(146)
鲤 鱼	(149)
芦叶船	(151)
去城里的亲戚家	(153)
和沈小丫去洗澡	(157)
我的变态	(160)
水月的爱情	(162)
出 山	(165)

■ 作品评论

不屈的声音	冯 辉 (167)
散不去的《风云散》	翩翩飞舞 (172)
王往在路上	马国兴 (174)
扁型人物李梦白	小 诚 (176)

■ 创作心得

小小说之悟 王 往 (177)

■ 创作年表

创作年表 (183)

红 狐

山上有座破庙，破庙里没有和尚，常有几只狐狸出入，红色的皮毛，远远望去，像几束火苗。深夜，破庙里传出阵阵凄厉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不知哪一天，红狐不见了，破庙里住进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和一个穿着一身红衣服的小女孩，小女孩很漂亮。

山里的孩子们感到稀奇，去破庙里玩。老头叫那小女孩：“狐精，来，背书给爷爷听。”小女孩便走到老头跟前，站好，双手垂下，露出白白的牙齿：“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老头微闭着眼，捻着银须，静静地听着。

孩子们回去跟大人讲，说那老头叫小女孩“狐精”。大人吃了一惊，瞪大眼：“真的？啥样？”孩子说小女孩穿一身红红的衣服，说话好听，只是听不懂。大人就凶孩子：“那是狐精，不要再去了。”

几年后，寨子里的干部去那破庙，见破庙的墙上写了好多好看的字，问老头谁写的？老头指指红衣女。村干部就对老头说：“让她教孩子们读书吧，寨里没学校，就在这破庙里怎样？”老头说好，红衣女也很高兴。

女教师依旧穿一身红衣服，声音像山涧的流泉一样动听，目光如早晨的阳光照得孩子们暖暖的。她作了自我介绍，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胡晶。孩子们就齐声叫道：“胡——老——师。”

朗朗书声在山里回荡。

一次课堂上有两个孩子晕倒了，女教师忙和学生把晕倒的孩子送到山下很远的医院，可是晚了，孩子死了。寨里的人就不再允许孩子上学，说女教师是狐精，把孩子“魔”死的。干部再三说那是孩子上学途中吃了有毒的野果，有医院证明的。人们仍是将女教师赶走。女教师急得眼泪都掉

下来：“真的，我不是狐精，我不是的……”孩子们都哭了：“别让老师走，我们要老师……”

女教师又站到了讲台前。那天早晨孩子们上学，爬上山顶，发现破庙一夜之间倒了。人们扒开废墟，却只见被砸死的老头和一只红狐狸，没有女教师。

“果真是狐精啊，破庙一倒，她就溜了，留下了原形，可怜这老头子，好在孩子们一个没伤，好险呀。”大人说。孩子们却只顾哭。

正说着，女教师却上山来了，村人吓得直往后退。女教师对干部说，北山坡下的一个孩子昨天没来上课，她晚上去家访，回来时从山坡跌下，昏了过去，天将明才醒过来。她脸上果然是血迹斑斑，站也站不稳。以前吃毒果死去孩子的两家人愤怒地说：“别骗人了，你这狐精，你的伤肯定是让庙倒下砸的。你滚吧！”有的人还操起了棒子。

女教师走了。寨子里没有学校。山上没有了读书声。

可是每到晚上，满山都回荡着女教师的声音。

大人们说，这是狐精在叫。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怕，他们聚到一起，举着火把，在山里寻找：老——师——老——师——老——师——

烟花

妹妹生下来后，我爸和我妈就嫌床挤了，让我去芬姐家跟芬姐和豆姐睡。

芬姐和豆姐不是亲姐妹，是邻居。豆姐家也挤，就和芬姐睡了。

第一天晚上，我先和豆姐睡。躺了一会儿，又跑到芬姐那儿。然后，又跑到豆姐那儿。豆姐和芬姐笑起来，说，看你究竟和谁睡。我还真没了主意。

过了一会儿，豆姐和芬姐睡一头去了，我钻到了她们中间。豆姐和芬姐说不完的话。豆姐问芬姐喜欢谁，芬姐说，我喜欢小奎子，他的眼睛最好看。芬姐问豆姐喜欢谁，豆姐说喜欢冯小二，他会开拖拉机。她们说这些，我一点不感兴趣，在被子里来回动。芬姐说：这小豹子，简直是颗小钉子，钉在我们中间。豆姐点着我的鼻子，说：小豹子，你讨厌！

她们其实是不讨厌我的。有时她们说久了话，会下床去摘几个黄瓜或者桃子，要是我睡着了，她们就叫醒我，给我吃。她们说，吃了不要出去乱讲啊。我老老实实地点头。我知道那些东西是她们偷来的。

一天晚上，我闭上眼睛正想睡，听见芬姐说：小豆，我们明天去买小衣裳吧，我看你也该穿小衣裳了。豆姐说，我没钱。芬姐说，我有。豆姐说，我还不知买多大的呢。芬姐说，跟我差不多大吧。说着，芬姐就把罩衫撩起来，豆姐也把罩衫撩起来。我一下子爬起来，说：豆姐，你的奶子没有芬姐的大！我睡觉时，常常碰到她们胸口的。

她们吓了一跳，赶忙扯下罩衫。豆姐说，死小豹子，还装睡着了，打死你！芬姐说，小豹子，这话不能乱说啊，乱说，以后就不准你跟我们睡了。我说，不乱说。豆姐说，还不快睡。我只好又闭上眼睡。过了一会

儿，我听见豆姐和芬姐说：是啊，我的怎么没你的大？芬姐说，你本来就比我小两岁。大的哪儿好，我面前老是紧绷绷的，招人眼，羞死人了。豆姐说，还是大的好，我这个老是长不大。

第二天，芬姐和豆姐真的上街去了，我闹着也要跟去。芬姐说，不嫌走路累，你就去吧。我们是步行去的。芬姐和豆姐像对小燕子，我像一只小麻雀。我们在春风里跑着、笑着。

到了城里，我跟着芬姐和豆姐进了一条街，那儿一排下去都是服装店。

芬姐和豆姐只是看，人家一问她们买什么，她们就一红脸，走了。

后来，她们看见了一家店主是个老妇人，就进去了。豆姐低着头，眼睛不敢乱看一下。芬姐也是匆匆瞟了几眼，就问老妇人：小衣裳有吗？老妇人说：小衣裳？给小孩买的？听老妇人的口音，好像是外地人，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芬姐指着一只胸罩说：就是那个。老妇人高声说：“哦，你是说奶罩呀，我挑下来你们先选选。”正在这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芬姐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芬姐转身就走，豆姐也跟着跑了出去。

我好不容易才赶上她们。她们在街的拐角处哈哈笑着。

我喘着气说：芬姐，豆姐，你们怎么跑了？

芬姐和豆姐又笑了。

豆姐说：小芬，我们不买了，我回去让我妈买。

芬姐也说：不买了，我的也是妈买的，回去叫妈买吧。

芬姐和豆姐看着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城市女孩子，沉默了一会儿。芬姐说，小豆，我们买点什么给小豹子吃。

她们就给我买了一捧棉花糖，甜死了。

从城里到我们乡下是涟水大桥连着的。

我们上了大桥时，芬姐和豆姐扶着桥栏杆看着河水。

这时候，两个小青年到了她们身边停下了。一个扎着白围巾，一个戴着眼镜。“白围巾”说，有个姑娘的春天才叫春天啦。“眼镜”说，有个姑娘的桥才叫桥啊。



芬姐和豆姐吓了一跳，拉上我匆匆走了。那两个人轻声笑着。

一直到了乡下的桃园边，我们才停了。芬姐和豆姐相互看着，又大笑起来。

芬姐说：那两个人说什么了？

豆姐说：没听清，什么春天啊什么桥啊。吓死我了。

芬姐说：那两个也不像坏人，蛮文静的。

豆姐说：那你再回去嘛。

芬姐说：是你想回去吧。

说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又躺在了她们中间。我听芬姐说，我想起来了，那个男的说：有姑娘的春天才叫春天啊。豆姐说：我也记得，还有一个男的说，有姑娘的桥才叫桥啊。

我爬出被子说：芬姐，豆姐，棉花糖真甜，你们明天不上街？

死小豹子，你又装睡着了啊。芬姐和豆姐笑着，用被子捂住了我。

我十岁那年，芬姐出嫁了。我和豆姐睡。我十三岁那年，豆姐外出打工了。我回家里睡。我睡不着，老是乱抓乱动，老是说梦话。

我二十岁那年，在涟水大桥上碰见了芬姐和豆姐。

豆姐对芬姐说：小芬，他吸毒都上瘾了，你赶快和他离婚吧。

芬姐对豆姐说：小豆，快从发廊出来，挣点钱就收手，心野了，找男人就难了。

我三十三岁了。在广州。我站在广州大桥上。穿梭的人流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看着珠江水。

像小时候一样傻。

拉弯的天空

腊月二十八，我赶到了老家。

我一路笑着，和村人打招呼。一个回到老家的人，笑容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一进门，我就问妻子，妈呢？妻子说，在小菜园里呢，是挖地去了吧。

我当即去了小菜园。孩子拉着我的手，吃着香蕉，一蹦一跳。

母亲是在挖地，在那只有几张桌子大的小菜园里。那是我们家唯一的土地了，自从到了城里，我就把地退了，这事一晃已过去了七八年。

到了小菜园，那土上有一层细雪。母亲的头发全白了，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银发，是枯发，灰白，像枯草间萎缩的叶子。想不到，这些年，不种田了，母亲反而衰老得厉害。

我说，妈，我回来了。母亲停下来。母亲笑笑，回来啦。母亲的脸色是灰黄的、干涩的。以前，不是这样，母亲一顿能吃两碗米饭，脸色红润，如枫叶。我说，妈，不挖了，回去吧。母亲说，挖一下，把土翻过来，冻酥了，春天虫子就少了，到时种些豆角，种点青菜，就这点地啦。我接过铁锹说，妈，我来挖。母亲说，算了吧，回去，这点地留着，我明天挖。

母亲扶着锹柄，目光投向了村外那些大片的农田。母亲小声说，你没听说，现在种田不用缴农业税了。

我说，听说了，报纸天天看呢。

母亲说，开始我不信，后来听人说了，我就去看电视，真有这么事，我几夜都没睡好。



我知道母亲又要说种田的事了，就避开她的目光，没敢接话。我每年回家，她都要说我们家没地种了，退了地真可惜。我说，一来，你年纪大了，我们心疼你，不想让你再操心，二来，我们兄弟都工作了，人人给你钱，你想吃什么都买得到，还种什么地呢？母亲说，分田到户那年，我和你爸没日没夜地在田里忙，心想，这下有粮吃了，你们读书也不愁学费了，哪想到你们大了，一进城里就不种田了。不是种田，我和你爸哪能养活你们。我说，你还想我们在家种田啦？你盼我们长大成人，有出息，不就是想我们有个好工作好家庭吗？母亲当然没理由反驳我，只是老重复着一句话：唉，没田种了……

大年初一上午，无风，太阳又艳。我和村里几个小伙子坐在廊檐下闲聊。母亲和妻子在灶屋做饭。快吃午饭了，来了一个讨饭的老妇。老妇往门前一站，放下米袋，笑呵呵地说，小兄弟们帮帮忙。我说，老奶奶，您的儿女呢？老妇说，一个儿子，脑子不好使，女儿出嫁了。我问，老头子呢？老妇又呵呵笑起来，老头子，早死啦。我说，对不起，奶奶，问你伤心事了。我对孩子说，拿一碗米给奶奶，用大碗。孩子跑去厨房了，出来时却抓了一把米。那小手能抓多少米。我对孩子说，叫你用碗，大碗。孩子把米放到老妇米袋，又跑向厨房，出来时，对我说，爸，妈说不让给了。我皱了皱眉：妻子一向是个大方人呀。我有些生气了。我掏出十块钱给了老妇。我说：奶奶，一点心意。老妇接过钱，不停地说，好人啊好人……

吃完了饭，没人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对妻子说道：现在你掌权了，一点不顾我的权威了。妻子说道，我怎么啦？我说，那讨饭奶奶怪可怜的，我叫给一碗米……妻子说，你不知道，米缸里的米都是妈秋天捡回来的，当时我在炒菜，她在烧火，我怕她心疼啊。一缸米，要捡多少稻穗啊……

我说，哦。

我去了厨房，打开米缸，抓了一把米，那米有圆圆的珍珠米，有长长的鼠牙米，有青白相间的“一品香”，有尖尖的糯米……是的，是捡的稻穗碾出的米。我的手颤抖了，泪水一点点浮上来。

我看见秋天的田野，看见秋天的母亲。

她弯着腰，从一块田跨到另一块田。

她走到了自家的稻田。她弯下腰，又站起来。她的目光抚摸着每一株稻根。她怎么也不相信，她盼了大半辈子，等来了分田到户，等到了自己的田，她像服侍皇上一样服侍它，它却归了别人。一群麻雀，呼啦啦，像一排密集的子弹落到了田里，在田的另一头不停地啄食。她流下眼泪，她手中握着的不是自己亲手种植的稻谷。她弯下腰，哭出声来，她要土地回应她：这是你自己的土地。

她的腰把秋天的天空拉弯……